



嫁给他时,她才十七岁,一双闪亮的大眼睛,梳两个羊角小辫。家里兄弟姐妹六个,她是老大,爹娘就希望她早点嫁人,换点彩礼。爹娘每天起早贪黑,日子仍然过得拮据。青黄不接的时候,娘就蒸红薯叶吃,或者用麦麸子捏窝头。家里一共两间房,爹娘一间,兄弟姐妹一间,家里只有一张床,爹娘睡,她们六个就睡地上,地上铺满厚厚的麦秸,麦秸很光滑,夜里弟妹们横得哪里都是。她略微大点的时候,已经理解了家庭的艰辛,也就早早地懂了事,婚姻的事情就顺从了爹娘。

婚后三个月,她才知道他是二婚,还有一个两岁的儿子。她顿时气愤难忍,一心想着离婚,连死的心都有了。也是在这个时候,她才知道,这个男人给爹娘的彩礼是一头老水牛,在当时,这是很贵重的。

晚上男人回来,从怀里掏出一卷布,红艳艳的。男人说,做身衣服穿上,我知道在家里你是老大,日子过得辛苦,没有穿过好衣服,以后我会心疼你的。接过那卷红布,女人的心动摇了。她在心里说,再等一段儿吧,遇着合适的机会再离。

男人在外面做小生意,炸爆米花,卖咸菜,卖酱油卖醋,总之,脏活累活,他都愿意干,只要能挣钱。每天回到家里,男人总要把钱袋打开,掏出里面的分分角角,交给她保管。她虽然很心动,但是离婚的念头一直没有断,总觉得自己的人生不完美。

然后,女儿就在这个时候出生了。她就想,等孩子大些再离婚。哪知,儿子、小女儿一个接一个地出生了。她就在心里骂,这辈子算完了。

半生缘

■红 鸟

孩子大一点的时候, 女人就跟随男人出去做小买卖,走街串巷。有一次,他们走散了,男人走这一条路, 她用架子车拉着孩子走了另外一条路。男人着急,她也着急。眼看就要天黑了,男人也没有心思叫卖了,一心寻找女人和孩子。等到天完全黑下来,路上行人渐渐稀少了,他们终于相遇了。男人见到女人和孩子们,把肩上的货担使劲儿扔到路边,紧紧地抱住了他们。男人说, 真怕你领着孩子们跑了,不要我了。女人冻得哆哆嗦嗦,躺在男人的怀抱里,离婚的念头也烟消云散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了,男人却病倒在了床上,偏瘫,并且不会言语。孩子们都说,妈,你们离婚吧,该自由一回了。她对着孩子们大发雷霆,你们都是铁石心肠吗? 你们难道忘了他是生你们养你们的父亲了吗? 孩子们再也不敢提离婚的事情。

她还幻想着男人可以重新站起来, 就精心地照顾他,带着他四处求医。但几年下来,毫无结果, 她也就死了心。她专心在家照顾他,洗衣,做饭,擦身子。她问,冷吗?他“啧啧”两声。她问,渴吗? 他“啧啧”两声。她问,现在睡觉吧? 他“啧啧”两声。她就伤心地流了泪。孩子们都说, 父亲身子不行了, 脑子也不行了。

遇到晴朗的日子, 她总是推着男人出去走走,开始, 邻居们还问寒问暖,慢慢地就习以为常了,见他们出来,也不再围拢过来。她把他带到外面,帮他伸胳膊伸腿,有时候还试图让他站起来走几步。

她精心照顾了他十年, 十年后, 他去世

了。孩子们回来了,都没有太大的悲伤,他们知道父亲是永远站不起来了, 他们等待这一天似乎已经很久了。

又一年的清明节,邻居们去扫墓,发现男人的墓旁添了一座新坟,坟前立了一块碑,上写:××夫妇之墓。邻居们一阵唏嘘,多了一些怜悯之心,就蹲在他们坟前烧了纸钱。

待天气暖和的时候, 邻居们发现她的门又打开了,不放心,就进去看看,发现她正坐在屋檐下做衣服。邻居问,你不是死了吗?

她说,没有,没有,还早呢。

邻居问,我们都看到那个坟头了。

她难为情地笑了起来,给我家老头子上坟的时候,发现那里“搬”进去的越来越多,我怕没有了地方,就提前定了一个。

她又说,老头子行动不便,我在他身边,也好有个照应。



喜得鸟声如许好

■刘 嶄

昨天傍晚,一向不问家事的先生突然有了兴致,提回了一只大鸟笼,里面装了四只鸚鵡。问他太阳为何从东方下山了,回答竟如此敷衍:放假了,怕你和孩子在家里闲得无聊呀。

四只鸚鵡,毛色鲜亮,两只鹅黄,两只翠青。这种鸚鵡,不是能学话的那种,只是一种观赏鸟。麻雀般大小,细而长的尾巴,鹅黄或翠青的羽毛里,间或有一条条浅灰,从头到后背,由窄渐宽,如斑马纹,又如梯形田垄,极有韵致。眼睛大如绿豆,圆溜溜,黑亮有神。喙弯曲如钩,两边向下各有一片紫罗兰色的小毛,俏丽雅致。

我们把鸟儿安置在南晾台的花架上, 用细长的文竹藤一圈圈地环绕住鸟笼,笼子上方吊起一盆绿萝,绿萝枝蔓绵长飘逸,叶片油绿肥亮,整个鸟笼就在这枝叶掩映中若隐若现。

今天清早,夜色尚未完全退去,我悄无声息地到晾台上看望,绿叶丛中的鸟儿们还没有醒来。它们以不同的姿势栖息在昨天我和孩子给它们添加的横木条上,或静立,或颌首,或蹲踞,或把头翻向后背扎进羽翅里,闭目深眠。鸟笼里的秋千架空荡荡地悬置在那里。昨天刚装好秋千时,四只鸚鵡争相攀栖,羽翅扑棱棱地扇过一阵之后,它们也相继落了下来,没有一个能在上面站稳当的,晚上睡觉时,一致选择了另一根牢固稳妥的木条。择木而栖,鸟儿自有灵性,知道安全最重要。人与鸟儿在这一点上是何其相似啊!心有不甘, 终生追寻,到后来却发现,自己孜孜以求的不就是这份安稳与富足吗?

天,从晨光熹微渐向明亮。大概五点钟的时候,“啾啾——啾啾——”一阵清脆的鸣叫声,在如水的晨光中漾开圈圈涟漪。随后,鸣叫声由稀疏转向稠密,这个黎明,因了鸟声而变得活泼生动起来了。

孩子听到了鸟鸣,起床过来看热闹。她满心欢喜地对着鸟儿们吹起了陶笛。刚开始,鸚鵡们还零星地应和着,一会儿就不吭声了。孩子又换了口琴接着引逗,但它们再也没有吱声。孩子有些失落,不知所以。我解释:“是陶笛和口琴发出的声音与鸟语的音色不一样,它们听不懂,不喜欢,所以才不叫。人有道不同不相为谋,鸟有声不同不相与鸣。和你听歌曲一样,听不懂、不喜欢的,你也不愿意去唱啊。模仿鸟叫声吹吹口哨,试试看。”孩子嘟起嘴对着它们“嘘嘘——嘘嘘——”吹起了口哨。四只鸚鵡随即“啾啾——啾啾——”应和起来,口哨声时长时短,鸟叫声也时短时长,应答有致。此时,鸟儿和孩子一样,是多么俏皮可爱呀。

喜得鸟声如许好。鸚鵡的鸣叫声,辽远清亮,动听悠长,拉开了一天的序幕。

散文

多彩童年

■王天义

我的家乡在豫东平原的农村。童年时代,物质生活虽然匮乏,但心灵是纯真的,行动是自由的,精神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经历世事沧桑的我,常常在夜深人静之时,一人独处之际,回想起那虽早已远逝但依然清晰的童年。我心里明白,怀念童年时光,其实是在怀念一种纯真、自由而快乐的生活。

春天,万物复苏,百鸟争鸣,棉衣还未脱去,大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选种子,修耕犁,磨铁铧,擦锄头,准备新一年的春耕春播。小孩子家没机会插手,只有蹲在旁边看大人忙活。“三月三,倭瓜葫芦地里钻”,布谷鸟在枝头咕咕鸣叫,催促人们赶快播种,别误了农时。这时的田野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小孩子家干不动过重的体力活儿,但可以给大人们端端茶水,递递种子。

春播的时间是短暂的,转眼间就过去了。放学之后,孩子们无所事事,自然就寻乐趣,放风筝成了首选。那时没有风筝出售,得自己做。找竹竿,破蔑子,绑骨架,糊翅膀,啥都得自己动手。风筝扎好了,约几个伙伴在村头麦地里扯着线奔跑。看着风筝拖着布缙子歪歪斜斜在空中飞舞,那快乐,似乎穷尽我们丰富而细腻的词语,也难以准确表达。

夏天,学校放假了。不必背书,不必写作业,可以睡到自然醒。大人们整天在地里忙活,无暇顾及自己的孩子,孩子们便一个个像出笼的小鸟,自由而快活。拾蝉皮,粘知了,刨蝉蛹,捉蜻蜓,用罾子逮小鱼,用麻叶钓青蛙,乐事不断,花样百出。“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这些规矩,对我们没有丝毫的约束力。谁的桃子什么形状,谁的梨子什么颜色,谁的西瓜什么味道,我们都一清二楚。当然,最主要最有趣的活动还是玩水。除了狂风暴雨等极端天气之外, 午饭前后我们总要耍上一阵子。这时,村中池塘周围坐满了乘

凉的人,池塘中水花四溅,人声鼎沸,热闹非常。半下午,池塘恢复了平静,清清的池水里倒映着蓝天白云树木房屋,像一幅立体的油画。傍晚,扑通扑通的跳水声又会打破池塘短暂的宁静。落日的余晖洒向水面,水面金光闪闪。一张木筏成了男孩子们戏耍的舞台。他们一会儿赤条条从木筏上扎入水中,看谁潜得远,潜得久,一会儿又一起坐在木筏上,用脚当桨,哗哗地拨动水面,让木筏伴着笑声任意游荡。

秋天,月白风清的夜晚,校外操场的老椿树下,是孩子们固定的游乐场。急急忙忙扒几口晚饭,把碗一推,立马就奔向那里。我们常做的是“撞城楼”游戏。大家脱掉鞋子叠成宝塔形状,叫做城楼。大家轮流站在城楼前当护楼人, 其他人依次将一只鞋子扔向城楼。护楼人弯腰弓背,双手伸在裆下,阻挡鞋子撞倒城楼。若城楼被撞倒,护楼人就要挨打。打也不是真打,一人象征性地在护楼人手掌上轻轻拍打,边打边唱——

一五一十骑白马,

问问清官打不打。

(众人:打!)

一五一十纳底子,

问问清官打几十。

(众人:打二十!)

一五一十上高桥,

问问清官饶不饶。

(众人:不饶!)

游戏常常进行到深夜, 在家长们五次三番的呼唤中才告结束。

冬天天冷,玩的花样不多,常做的游戏是抽陀螺,弹珠子,堆雪人,打雪仗,溜冰。堆雪人,打雪仗,溜冰,需要下大雪池塘结厚冰才行。冬天毕竟太单调, 少生趣,就是在户外玩耍的时候,也常常会抬头望望柳梢,盼望着春天早日到来。

铁轨

(外四首)

■邱 籽

没有火车的时候, 铁轨就独自穿越旷野

有时,它直接变成抽象的光

不停地闪烁。不停地拐弯

铁轨不需要呼啸

它久久沉默着,自己抵达自己

一群人

一群人坐了一整天

一群人长着鹅的脖子, 巨大的屁股在枯燥的凳子上生着根

一群人在晦暗的光线里保持一群人的表情

一群人睁着眼睛, 像是在看什么东西,或者不看任何东西

一群人把时间坐成苔藓

一群人坐在原处,怎么也挪不动自己

一群人在集体里,没有你我他,也没有甲乙丙丁

一群人就是一群人

一群人在一群人的姿势里坐了一整天

站在芦苇上的人

经过几次变形之后, 如今他变得很轻很轻了

试了两下

终于,他用一只脚站住

那根白成雪花的芦苇, 竟然没有因此弯曲

多好啊

这样地轻。没有挂碍。没有负累

在做完几次减法题之后, 他已喜欢上了现在的自己

一棵像自己的树

一直相信, 在山林中一定能找到一棵像自己的树

孤独。疏离

无端地沉溺于自我的气息

向往天空,却在泥土上常年栖息

偶尔开花

但更多的时候, 是让自己的肉身长满叶子

累了的时候

渴望有一双来自四面八方的手

来抱抱自己

我相信, 终有一天我会和我的树合二为一

那时我们都站在时光的水上

只有波浪,没有纹理

看见那棵开花的树

打开窗户,就可以看见那棵开花的树

它巨大的树冠

被阳光照着

在明亮的空气中,成为绿色岛屿

今天的风,每一阵都来自同一个方向

如同我的呼吸

平稳 慎重

经过了花朵,却不打扰花朵

此刻,我只是注视

就像树通过一只鸟注视我一样

感觉很美好

我们都不去关心, 今天的花到底开了多少

